



短篇小說佳作

辜輝龍

43 12 3 生

台灣基隆人

輔仁大學中文系

現職／

聯合報校對中心

作品名稱／
阿桂來台北

阿桂來台北

短篇小說組佳作 辜輝龍

——出發囉！

——走啦，沒走不會出名！

八十一年五月廿日下午一點鐘，繁華如台北東區鬧熱滾滾；來自全省各地的農民，齊聚國父紀念館，準備舉行一場遊行，一路走到立法院陳情，上萬的人車把廣場擠得紮實。

哨角響起，久候的人群喻然哄起，長龍開始蠕動。

兩個打赤膊的男子拖動一支生鏽的犁，率領隊伍前進；第一圍隊拉著一條白布條，橫向展開，上面寫著：

台北鄉親您好！遊行請願造成不便請原諒！

「五二〇」農民遊行的序幕就此拉開。

阿桂坐在同村阿木家的中型貨卡的車斗內，扶著邊板，頭臉剛好露出來，展示戴著斗笠的黝黑的臉龐、緊閉的雙唇和台北鄉親打個照面；車身四周纏著一條白布，還插著幾把青蔥蔥的稻穗，布條上寫著：

「做牛做馬拖到老，日晒雨淋無計較；」

「社會福利軍公教，農民福利無半項！」

平常用來載貨的這輛卡車，今天權充客車，阿桂之外還載了三十多人北上；現在在車上的，清一色是同阿桂一般年紀的婦女，十多人都戴著斗笠，個個引頸望著車外；路旁的高樓大廈，一棟棟像長著無數眼睛的巨人，俯視著終年辛苦

卑微耕耘的這一群人。

路上行人多是行色匆匆，見怪不怪的，忙各自的生計。

——阿桂，福仔走哪裡去了？

——我不知，整條路攏是人，看攏無！

——看無幹嘛眼睛一直看外面，不怕扯到！

——我在看台北人，是不是有什麼通天本領，住大樓、開大車，每天抹粉點胭脂！

一車的歐媽桑都笑了，阿桂也在笑，但不敢放肆張嘴笑，因為剛才福仔下車時丟下的那句話，還烙印在腦海中：

——妳下車走走沒關係，不會丟掉的，只要妳張開嘴，我就可以找到妳！

這個老傢伙，就喜歡拿她的嘴巴開玩笑，平時她也不在意，祇是今天人在台北，不能讓人看△X△！看來今天心情

還不錯的樣子，哼，高興就好，到台北還擺一張臭臉，可是沒人理喲！

阿桂在心裡想著福仔——她結婚四十五年的老伴——的身影，憐憫愛愛的自個兒在心底說。

一路迤邐下來，仁愛路的中央幹線被遊行的人群佔滿了，前鋒走了一個小時後，最後的團隊才離開紀念館。

「還我土地」的直幅白布條高舉著，人手一半；每人頭上綁著白布，寫著：「爭平等五二〇反不義」，身上披著

寫有「農奴」的外袍，浩浩蕩蕩像參加迎神賽會般朝目的地挺進，祇差沒有陣頭來助陣，沒有噴吶，沒有敲鑼打鼓，有

的是擴音機的聲音，音樂、口號在鼓舞大夥的士氣，也在向旁觀的台北人推銷這次遊行的主題。

無聊的枯坐著，睡意漸湧的阿桂開始熱情的向台北鄉親點頭招呼；插在眼前的稻穗發出稚嫩的稻香，阿桂彷彿看到

一串串稻穗化作許多小人兒，在她的身上爬上爬下的嬉戲，又好像回到自家的門埕，孫兒孫女在玩捉迷藏，她坐看得笑

眯眯。有個孫女躲到她懷裡來，拼命鑽她的肢窩，癢得她左閃右閃，冷不防，兩個人頭撞在一起……

阿桂的頭狠狠往下墜，頓醒過來。她回頭看了一下，幾乎全車的人都要睡著了，沒人注意她的醜態。她想再回到夢

裡，卻已嚇跑睡意，祇好無聊的向外觀望。

有一個越來越大的聲音，引起她挺身探頭出去瞧。

一個頭上綁著綠色帶子，身穿綠背心，肩掛一個手提擴音機的中年男子，逆向而行走在行列邊，邊走邊喊：

「大家跟我一起喊口號。」

他對著人群，一手拿著麥克風對著嘴巴，另一手隨著語調高高舉起：

——還我土地！

——還我土地！

眾人一起把竿子往天上刺，布條翻飛，嘴裡隨著呼喊。

大夥如響斯應，很能滿足這男子；他接著又喊：

——打倒國民黨！

——打倒……

附和的聲勢一下少了許多。

——台灣獨立建國萬歲！

這一回，大家似都有志一同，無人響應。

男子識趣地走開，到了阿桂的車旁。

——鄉親大家好，我們來喊口號。

一車的人如雷灌耳地被吵醒，紛紛成立或探頭看個究竟。

看到一車都是歐媽桑，那男子也一楞，但隨即堆起笑容，諛媚地招呼：

——歐媽桑，大家好。來，大家來跟我一起喊口號。來，一、二、三——選我土地！

歐媽桑們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有的竊竊私語，有的忍不住偷偷掩口而笑。

未獲回響，那男子笑一下又再接再勵：

——台灣獨立建國萬歲！

依舊沒有回響。

他自我解嘲地笑笑，轉身走下一隊，丟下一句話：

——一群臭耳人兼啞狗！（聾子兼啞巴）

被羞辱的歐媽桑，面皮裝厚厚的不在意；可也有不甘示弱的反擊：

——幹你祖媽，下次選舉不投你們！

一車哄然，頓時三三兩兩的開講起來。

阿桂沒興致與人開講，自己默默沉思。

剛才那個人，大概就是什麼民×黨的，近幾年來把選舉搞個熱鬧滾滾；常常在電視新聞看到議員在打架、相罵，幾乎都是他們帶頭的，大家都是大人、都是穿西裝結領帶的人選這樣，實在是講不過去；每次看到這種新聞，如果有小孩子在場，她必然要告誡他們，這是壞榜樣不可以學。村裡也有好多人是他們的黨員，說也奇怪，好些平常講不通的事，只要他們到公所、農會去鬧一鬧，就都通了；難怪村長有一次氣得說他也要加入民×黨。似乎大家都是怕惡人！

福仔雖然沒參加什麼黨，平常對任何事都很關心，報紙、電視新聞都是每天必看的。有空時也喜歡跟人開講東、開講西，意見不合還辯得面紅耳赤。

跟兒子阿源，他也爭得鬧彗扭。

阿源大學畢業就在台北上班，現在結婚生子在台北買了公寓；這二年跟朋友合股作生意，公司也在台北，他簡直就變成台北人了，雖然每隔一、兩個月都會回家一趟，但，那種感覺是不一樣了，越來越不一樣了。

是不是這種種住的隔絕，讓父子倆的認知也變得陌生呢？

上上禮拜，阿源和妻子阿嬌，帶著獨子三歲的阿強回家。

中午電視新聞播出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打架的鏡頭。

福仔先開腔，不滿地說：

——嘖，真不像話，開個會也亂成這個樣子！

——不這樣，一些陳年老病不知什麼時候才會治好！

阿源似乎頗為欣賞地說。

——呷緊會弄破碗！要改革也要慢慢來。

——要改就要快、要徹底，長痛不如短痛！

——改得太快，會出亂子，當年……

——現代的老百姓聰明多了，當年的事不會再發生了。

阿源自信滿滿的打斷老爸的話，沒注意福仔的臉都紅了。

後來阿桂一直怪自己反應太慢，沒打斷他們的談話，終於釀成這場父子幾乎反目成仇的大災難。

老爸和兒子繼續辯下去，老的光提當年的事，小的提他現時的見聞，氣勢明顯壓倒老的，終於老的老羞成怒：

——別以為多讀幾年書，就可以臭屁亂彈！

——我哪有！我是就事論事，不偏哪一邊。

——我又偏誰了？我也是就事論事！

——阿爸，有些事你不懂！

——我不懂，你就懂！

——阿爸，別那麼大聲……

——哼，不大聲，你都要踩到我頭上來了——哼，你要是想講那件事，現在告訴你，免講！

——什麼事？

——別假仙，今天回來，一定又是要我賣地投資你公司，告訴你，賣地免講，我還打算借錢來買地呢！

——我哪要講這件事？況且，叫你賣地只是想請你跟阿母去台北和我們住，並不是真的要你投資。

——住台北？免講！我死也要死在這裏！

說完這話，福仔就氣沖沖的出門，留下一屋子傻住的大人小孩面面相覷。

「農保不如勞保 勞保不如公保」

「農業收成靠運氣 爭取福利靠自己」

各式各樣的黑字白布的條幅，或者幾個人拉著橫走，或者綁在車上、舉在手上，都是繞著農業問題打轉。難得有這

種機會大大方方的踩在台北市的大馬路上，不用怕車來撞，遊行的人悠遊的邊走邊開講，不像遊行倒像健行。

有個男人把他三、四歲的小男孩扛在肩上，小孩抿著嘴，不怎麼高興的樣子。男人頭綁白布條，身上披掛一張大紙牌，上面寫著：

「官員辦公廳冷氣機

農民 汗滴滴

農民該醒了！」

他脖子上還吊著一台傻瓜相機，隨著步伐在胸前晃呀晃的，正好遮住「農民 汗滴滴」中的空字，教人猜不出是啥字。這款遊行，這小孩會永遠記得的。

這次遊行，實在是一場別緻的嘉年華會。

遊行隊伍繞了幾個彎，轉進南京東路，阿桂下車走進騎樓去。騎樓裏都是遊行行列中脫出來的人馬，坐在機車上休息的，站著拿斗笠搨涼的，到商店買飲料的……最鴨霸的就是福仔他們了。

他們七、八個人一字排開，立在一家銀行的門口，中間留個縫讓人出入，自動門就這樣一直開著，冷氣也就傾洩而出，吹著他們，也惠及更遠的坐在機車上的幾人；銀行入口就坐著一個四、五十歲的警衛，無奈的看著他們，笑著，並不想也不敢趕他們；台北人都知道，碰到參加遊行的人，凡事禮讓幾分總是不會錯的，因為此時，他們可是人多勢眾，囂張得很哪！

他們沒有因阿桂的出現而結束談話，反而更起勁。

阿桂一到就把福仔捲拉到腋下的內衣拉下去，引起眾人一陣笑；福仔一面撥開阿桂的手，一面繼續他的話題。

農民就是農民，走到哪裏，講來講去都離不開土地。

——做佃戶也真可憐，做了一輩子，土地還不能歸自己。

——所以才吵著要公地放領。

——喂，福仔，你不是還想買地嗎？去跟他吵吵看看，說不定政府怕惡人，也會分一塊地給你！

——講啥味肖話！我福仔是惡人，那你是誰？！

——一陣哄笑後，有人接口道：

——講實在的，這次遊行我最贊成的是退休金這項，做牛做馬幾十年，領一些意思意思當棺材本。

——算了，領再多還不是給兒孫享福！

——這樣也甘願嘛！

——我也多想多領一塊地來種！

——你少來，還做得動？！都六十幾了還不認輸，再多給你一塊地，等於要你提早「回家」。

——唉，早點「回家」也好，免得心煩！

——怎麼，阿吉，你那幾個兒子吵分家還沒吵完？

——唉，怎麼吵得完？真是丟人哪！

——田地越分越小，根本就做不夠生活嘛！

——大家都不相讓，真是沒法度！

——福仔最好，五個孩子只有阿源一個男的。

——算了，別提我那個了尾仔（不肖子）！

——他不是在北京做貿易？

——一樣吵著要賣地，說什麼賺沒幾個錢，要我退休住到台北，地賣了給他錢作生意。

——你怎麼說？

——甯想！要我到台北住公寓，甯想！

阿桂拉拉福仔的衣服，示意他別再家醜外揚的。

——阿桂，妳的意思怎樣？

——唉，隨便啦，反正那些地將來還不都是他的。

——講什麼肖話，他要是真要賣地，我「走」之前，就先把他地捐給農會了！

——福仔，咱是自小一起長大的，你把他地捐給農會不如捐給朋友，何況，我有四個兒子……

——捐給我，我有五個兒子！

——幹，你們兩個給我去路中央，好好打一架，打不死的我就把他地給他。

——打架不好，喂，看誰有辦法教老畢再生子……哈……

阿桂看著這幾個有五、六十年交情的老男人，都做祖父了還像小孩子一樣嘻笑胡鬧，也不禁被逗笑。

接著，又有人提起另一個話題。

——幹，台北的大樓真是蓋得高又密！

——當然，一坪幾十萬，不蓋高怎麼行。

——一坪幾十萬！幹，四十坪就要千多萬，我做一輩子都買不起。

——別說四十坪，說難聽一點，連間廁所都買不起。

——對嘛，聽說人家廁所都比我們家的客廳大。

——馬桶都是金子打造的。

——聽說最貴的地方一坪要五、六十萬。

——篩你鬼，這樣算起來一分地三百坪，就要一億八千萬，我有六分地，就有九億，不，十億……

——是啊，咱大家都是億萬富翁，祇不過可惜，咱的地放錯地方了！

——幹！我今晚回去割，明天就扛一分地來台北賣！
此話一出，大夥先是楞，再則悟，繼而一陣爆笑。

「別行退休有領錢 農民到老吃自己。」

「加入GATT 農民慘兮兮。」

遊行的隊伍，行行重行行，感覺上好似長路漫漫。但反正是一路說說笑笑，倒也不覺累；真累了，就走進騎樓休息一下，休息夠了再歸隊，換別人去休息。

有個路口，有人跟警察起了點小爭執，但是在遊行領隊、糾察等幹部幹旋下，誤會很快就平息；這條長長的農業大軍組成的隊伍，慢慢的接近目的地——立法院，這個看起來既神聖卻又讓人好氣也好笑的地方，將怎樣來對待它的選民呢？

沿著騎樓走，阿桂不時撞到前面的人的背或者踩到人家的腳跟，因為她是偏著頭走，在注視商店的櫥窗，心裏直後悔沒帶錢在身上，想買些糖果餅乾都不能；想跟福仔拿，他走在前面離她幾步遠，跟人聊得早忘了她的存在；她唉一聲，死了心；這當兒，她想起了阿城母女，此刻，她倆正在某個百貨公司大包小包的採買吧？

早上，阿城母女也和她一起同車來台北，到國父紀念館時，她們趁農會的人不注意，偷偷的溜走了。在車上阿城就低聲告訴她，她們到台北是另有目的，因為現在台北百貨公司正在五二〇打折拍賣，她們要去買衣服、化粧品。阿城的女兒曾經在台北工作好幾年，自是識途老馬。

自從去年，阿城家的田地被徵收做外環道路後，阿城就發財了，補償費好幾千萬夠她這輩子花了，毗鄰路邊的地和建商合作蓋販厝、店面，她分得好幾棟，一年光是租金就抵得種田幾年的收入，從此阿城放下鋤頭，不用下田，連三餐都請個人煮；每天穿得整齊漂亮，害阿桂自慚形穢的儘量避免和她碰面，免得又嗟歎歹命，因為，阿桂家的田地就在阿城家後面三、四十公尺，如果，外環道路的設計偏過來，那今天的情況就不一樣囉！

——別妄想，該我們的跑不掉，不該我們的拿不到！
福仔這樣安慰她。

平常抱怨做田累、賺血汗錢、工資貴、肥料貴，一次收成下來扣扣抵抵剩沒多少，害他沒法再多買地的福仔，對這卻是看得很開，沒聽他有所抱怨，反而安慰那些想去抗議的庄人，「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她也就沒話講，只是偶爾想到還會覺得可惜，畢竟就差那麼……

遊行的目的地——立法院終於到了，一隊隊的人馬陸續聚攏，各種消息和議論也像國慶焰火般四射。
——聽說各部會正在開會討論我們的請願訴求。

——現在才在討論，都快下班了。

——什麼事都說在討論、研究，幾十年了也沒啥結果。

——這些大官小官都是太極拳高手，凡事都以為推拖拉就可以馬馬虎虎應付過去。

——火燒屁股才在找水救火。

——管他呢，反正沒有滿意答覆，今晚就睡立法院！

阿桂跟大夥一樣聚在插有鄉農會旗幟的卡車旁，聽最新情況的報告，但是她的心思並不在這，她不時圍圍轉，眼觀四方的，恨不得有二郎神楊戩的第三隻眼，可以飛騰到人群上方察看她的目標。

——阿媽、阿媽！

阿桂疑似聽到孫子在叫她的聲音，她環目四顧，卻沒有發現，以為是自己思念過度的錯覺，便停了搜索。

——阿媽、阿媽！

聲音很真實，就在附近，阿桂蹣跚起脚尖，終於，她看到孫子阿強浮在人海上的頭臉，正向她游來。

她排開人海，迎過去。

——阿媽。

——乖孫吔，阿媽抱！

三歲的阿強撲到阿媽身上，頓時化解他媽媽把他高高抱起擠在人叢中幾乎無以為繼的窘狀。

——阿母……哦，好喘……人多……他好重。

阿媽累得氣喘如牛，漲紅了臉。

——我煩惱死了，怕你們找不到，真後悔叫妳來。

——我也是找了好久，還好，總算看到農會的旗子。

——吔，你們怎麼來了？

福仔也擠過來。

——阿公！

——阿爸！

——阿強，我的乖孫，來，阿公抱抱！

福仔抱著唯一的內孫，又摟又親的，然後問：

——怎麼知道來找我們？

——阿母打電話跟我聯絡的。

——難怪，這幾天老太婆一直浮浮躁躁的，急什麼似的！

——哪有！

還說沒有，一直在唸遊行的日子怎麼還沒到，原來是安排好要來看乖孫的。

——你以為我愛跟你出門，老不修！

阿桂笑罵福仔，轉向阿嬌：

——阿源呢？

——他在忙，等一下我們一起坐計程車回去，他會早一點回家。阿源叫我請阿爸、阿母到我們家吃飯。

——也，不行，團體行動不好意思走開……

——有什麼關係，跟總幹事講一聲不就好了！

——老太婆不要這樣胡鬧，做事要有頭有尾！

——你這個人就是死腦筋，我們難得來一次台北……噢，你是不是還在生阿源的氣？

——上禮拜父子倆辯過一場後，就再沒聯絡，福仔也一天到晚臭著臉，好像被人倒債似的。

——嘖，老太婆，妳就是會胡思亂想！

——阿母，沒要緊；要不然我去買便當給你們吃。

——不用了，農會有準備。

——阿強，乖孫，來，阿媽抱——什麼時候要回庄腳看阿媽，嗯？

——阿源說下個禮拜天，今天禮拜四，就是二十三號。

——這麼快！

——福仔，你怎麼這樣說！

——阿母，阿爸大概是怕阿源又要提賣田的事？

——唔，我不是——其實，阿源要是真的需要錢，我可以替他調錢週轉一下，不一定要賣地。

——阿爸，其實阿源的公司做得不錯，根本不需要跟你要錢，都是我不好，出這個主意，想要讓阿爸下決心來台北

跟我們住。

——真是這樣？！

——哼，到現在你還在懷疑，你沒看到阿源又換新車？

——老太婆，原來你也一起在設計我！

——喂，我這個「農奴」也做的夠久了，想休息了，誰像你神經線沒絞緊，還想買地，頭殼壞去！

——其實，我也不是真要買地，體力差了我也知道，我只是想表明不要賣地的決心。而且，我想了好幾天了，如果

阿源真的有需要，地還是要賣，只是要賣我自己買的部分，祖傳的二分地是絕對不能賣的。

——哼，為什麼不早說，我還以為你吃老越來越番！

——番就番，來，我的孫給我抱！

——什麼你的孫，是我的孫！

——喂，妳搞清楚，他姓誰的姓？是我的孫！

阿桂和福仔演起搶抱孫子的雙簧，逗得阿強嘻嘻笑；阿嬌也笑歡喜。

——福仔，走啦，去總統府。

有人在叫，福仔過去聽人講一些話然後回來說：

——他們要去總統府，聽說秘書長要出來講話，我要去聽；妳去不去，老太婆？

——當然去，你敢把我丟在這裡？

——怎麼不敢，放心，丟不掉，祇要妳張開嘴巴，再多的人我都能看到你！

——你再講！

阿桂忍不住笑著捶了一拳在福仔的胸上，忘了遮住嘴巴，也似乎是不在意了，張嘴笑得開開大大的，讓滿嘴新鑲的金牙、銀牙在陽光下閃閃亮光。

遊行的人兵分兩路，一路留在立法院向立法委員請願；一路轉往總統府。他們在博愛特區遭到憲兵的攔阻，派代表送陳情書給總統；總統府的秘書長接見他們，並且到外面來，要登上遊行的指揮車，親自向人群說明。

有人不滿意的鼓譟，不歡迎秘書長，但被遊行的指揮人員勸阻。

——來者是客，大家不要無禮。

秘書長扭動他肥胖的身軀，好不容易才登上指揮車，對著人群說：

——各位農友，政府一向是非常照顧農民的……

人群中的一個角落，阿桂拿下斗笠放在腳旁，對著總統府，雙手合十的行了三次禮，口中還唸唸有詞的，好像在廟裡拜拜一樣。

旁觀的人先是笑，後來卻被阿桂虔肅的表情感動得收起笑容，整個氣氛也為之肅穆起來。

福仔本是專注聽秘書長講話，突覺不對勁地偏頭，看見雙手合十的阿桂，忍不住輕叱：

——妳在幹什麼！？總統府又不是……

阿桂虔誠禮敬的表情，凜然讓福仔不敢侵犯，而禱詞則是千篇一律的，只不過把××神改成總統：

——請總統保佑阮全家……

——請總統保佑福仔老康健！

——請總統保佑庇內、外孫大家細漢時擺會讀書、大漢時擺會賺錢……